

新現實文藝叢書

長吟集

外 文 · 詩 集

3

興亞雜誌社刊



新 新
現 現
實 實
主 文
編 藝
叢
書

長
吟
集

第三集・外文作

康德十一年二月一日印刷
康德十一年二月五日發行

出版協會

承認番號い236號

發行部數3000部

著者略歷

文藝家協會會員不名單
庚生現年三十三歲北京鐵
路大學出身大同學院卒業
前國務院總務廳法制處長
官藏文書房出版局長譯有
魯迅傳長詩鑄劍等

不 複
許 製

長吟集

①定價國幣一圓五角

著者 單外文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二七

發行者 下平永男
新京特別市西三馬路七ノ一

印刷者 伊藤松雄
新京特別市東三馬路二ノ一

印刷所 廣榮印刷所
新京特別市東三馬路二ノ二

發行所 興亞雜誌社
新京特別市西三馬路七ノ一

出版協會會員第一〇二二號

新京特別市五馬路第一〇七號

配給元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新詩改罷自長吟

俞平伯書

序

「辛嘉」兄是我父一輩于輩的朋友，小時曾坐在一條板凳上讀過書，長大之後，都喜歡閒談，曾一度和我對談創造過三天三宿持久的記錄。每當談到我底詩集的時候，他總是攘臂一呼：「這篇序由我來寫罷！」因為過去全是謊信，所以他也沒有寫。這次蒙「辛實」兄之助，詩集果真要出版了，我寫信給他，問他這篇序還想寫不？或是因為相別日久相隔太遠的原故，終之他來信說：「你的詩集已付印，我的序還是沒寫出，你自己寫罷。」別人都忙着，豫定是有一篇序的，無法祇好自己來寫了。

提起我與詩發生淵源，是有些月。記得六歲兒時，曾伏在母親病榻旁，捧看『唐詩三百首』，行熟了五言絕句的全部，七歲母親病故，以後父親領我北來，我又在父親嚴課之下，除讀四書五經外，又選讀了很多「唐」人的詩篇。在孩子心中想來，同是不解其義，讀詩是比讀別的容易得多，且能很快地背熟，討得大人的歡心。至於父母教我讀詩，是否想叫我將來能跟他們一樣會吟詩作賦，則難知道了；總之，我在當時，連對對都對不到好處，雖愛念詩，根本是沒有想到作詩的。

此後，我曾有一時和表兄「劉立齋」住在一間書齋裏，他於研究經史之餘，肯留心「北京」新興的文學活動，暇時常爲我講解白話文以及新詩；他告訴我說：青年是應當用死讀舊籍的時間和精力，去研究科學以備將來之用，即便將來立志於文學，尤應當不拘過去的形式，用白話寫出自己心中想說的話，讓人一念就能懂。同時他更選了一些「周作人」和「俞平伯」先生們底作品來讀我念；我念過之後，記得那時的感想是雖不易上嘴，而其中所說的意思，我是完全明白的。從此我背着父親，偷偷地念了很多白話的詩文，且有時嘗試地擬作新詩；於是我突地不能靜心端坐在書齋中哼唧呀呀了，這心情表兄很了解，他慫恿父親又將我送進學校裏去。

這回進的學校是「長春公學堂」，在豫科裏擔任國文的教師是「韓鑄魄」先生；先生那時正訂閱「一般」雜誌，在課堂上除按教科書教授外，並於課外誘導學生們習作白話詩文；那時先生對於我底作文本時賜褒言，對於我課外習作的新詩，更是沒有一首不細心批閱給我鼓勵的。至此，「立齋」表兄使我知道有所謂新詩，「鑄魄」先生給我奠定寫詩的基礎。

此後升入「南滿中學堂」，這學堂對於國文功課并不十分認真，四年之間除選講一部「古文觀止」外，并不允許讀別的。「古文觀止」，我在父親課讀之下，早就背熟了；所以絲毫沒有滿足我求知之心。所幸這時，得識「百益」兄等，或因性之所近，都酷愛新詩，於宿舍中，鑽究

習作，幾至忘寢忘食。

離開「奉天」，我在「北京」住了四年整。此間，我纔知道想寫詩，是應當博學的；於是我饑不擇食的濫讀起來了，於是壞破了我閒居無事就寫詩的好習慣。

回到「滿洲」，爲自立生活所忙迫，本打算與詩與文學完全隔絕；不會想恩師「稻川朝二路」先生主幹『明明』月刊，尋找往日的弟子們幫忙，於是「古丁」兄爲首，我又幫助他聯絡我們愛好文學的至友「疑遲」，「辛嘉」和「小松」等人；因爲都盡力於『明明』的成長，故我於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又拿起從心不願再執的寫詩之筆。

『明明』廢刊之後，我們不願文學因此而中絕，同時被『明明』存在間所撩撥起來的寫作之熱情更加熾烈，遂於「古丁」兄堅強的我們要「寫」，我們要「印」的信念之下，創刊了同人季刊『藝文志』和不定期刊『讀書人連叢』。我於衆同人激勵之下又寫了幾篇詩。不能營利的同人誌是不能支持多久的，同人們於寫印上不能獲得更進一步的希求，於是都停刊了。

「藝文志事務會」停止出版事務之後，我以爲這一下子可以拋掉我底寫詩之筆了；不成想，以後幾年來又被友人編輯者硬逼着，仍舊寫下去。不過爲數仍是寥寥，俱是一些不出色的篇什。

現在，我將自『明明』創刊以迄今日所寫的新詩中，隨手選出十多篇，結爲一集，名曰『長吟』；『長吟』是別無深意，祇不過是表示我偏愛『杜甫』底『新詩改罷自長吟』這句詩而已。

關於出版我底詩集，我個人於過去曾有二次夢想：第一次，當『城島文庫』刊行中，我計畫如『鑄劍』之詩寫出七首，題名用『詩七首』結爲一集，結果『城島文庫』不續出刊，我底『鑄劍』以外的六首也沒有寫出來。其後，在一年新春，我想將『明明』以後所寫的全部，以『刀叢之詩』爲集名，由『藝文志事務會』刊行問世，結果因爲印刷費沒有著落，終歸又沒能實現。近二年，因爲職場的紛忙，連這夢想也沒有了。

最近，出版的機緣突然成熟，『辛實』主編的『新現實文藝叢書』豫定爲我詩集出版，固屬是促其實現的主因；而我能够精神鬆弛，有時閒來一篇篇地編閱，也是我畢生難得的幸運呵。總之，這冊詩集其所以能得出現於世上，這完全是『古丁』，『小松』，『疑遲』，『爵青』，『辛實』，『辛嘉』，『百靈』諸兄底熱烈的友情所賜與！

最後，感謝『周作人』和『俞平伯』二位先生！爲這冊書題簽規題字。

癸未·八·一·寫在新京

目次

題簽·周作人先生
題字·俞平伯先生

序·····	(一)
一、姜 二·····	(一)
二、「旅途漫記」·····	(六)
三、變·····	(二二)
四、半生雜咏·····	(三九)
五、贈 古 丁·····	(三七)
六、役 鬼 者·····	(五九)
七、王 乾 哥·····	(七一)

八、這纔是命呢.....	(104)
九、向天空.....	(104)
一〇、我乏了.....	(111)
一一、走.....	(113)
一二、季節吟.....	(115)
一三、獻於仲氏之靈前.....	(118)
一四、小動物們.....	(124)
一五、聖戰頌.....	(128)
一六、聆給尋.....	(133)

姜 二

這城圈 靠河東南面

渡過架在河上的獨木橋

有一片碧綠的菜園

襯托着黃土平房是兩間

這兩間 三面圍繞秫秸牆

一面緊靠小河沿 姜家

住此已多年 住此已多年

話不必提起多年前

多年前的事情不新鮮

就說分家後的去年

姜大爲官宦抽上了鴉片烟

老三無事閒 閒下就要錢

祇有姜二還緊緊地守着

祖傳的三畝三分的菜園

這一年 姜二底耳朵裏

灌滿了莫名其妙的謠言

却沒有一句敲動了

他那鐵鑄一般的心絃

他一百二十四個放心

胡子搶不去活命的菜園

土房頂 早已厚厚地

磨上了土 雨就是下一年
也下不塌他底土房兩小間

每肩 他是挖土上糞

擇本灌菜園 一天偶然

他看黃瓜架 黃瓜架上

已經掛滿了嫩嫩小黃瓜

他想一半天 趕個鮮

下點大的挑到城裏

去換一筆汗血錢

下黃瓜 忙了一整夜

亮天 一口氣挑筐

姜

三

走進這城圍 「黃瓜呵

黃瓜」叫着走遍了街

沒有一人肯出價

購買他底鮮黃瓜

他覺得奇怪 他覺得

城裏的人突然太吝嗇

一打聽 纔知城裏的人

自從打春就吃鮮黃瓜

黃瓜已不值他要的價

無法 賤賤地賣掉黃瓜

挑着空筐走向家

到家 他一言也沒發

仍舊拍拍身上的灰土

走到黃瓜架 兩眼瞧着

已經掛滿了的嫩嫩小黃瓜

丁丑·七·一五·寫在新京

「旅途漫記」

這是我底一冊筆記的題名
詩句是由其中摘錄出來的

一 農安塔

像一穗啃殘了的包米穗
立在夕陽裏 他無言也
他周身的創痕 却說着
他立身於世經歷的歲月

二 車站別

踏入旅途本不難呵